

林 嶸
李敬民 編著
何修義

三十八年八月十八日

計30,000元

世界合作名人像傳



合 作 評 論 社 編 輯

中國合作圖書用品生產合作社印行

德國

German

胡伯(Victor Aime Huber)	一九一—二二三
許爾志(Hermann Schulze-Delitsch)	一二四—一二九
雷發巽(Fröderie Guillaume Raiffeisen)	一三〇—一三六
拉塞爾(Ferdinand Lassalle)	一三七—一四一
馬克思(Heinrich Karl Marx)	一四二—一四七
哈斯(Wilhelm Hass)	一四八—一五〇
費飛爾(Edward Pfeiffer)	一五一—一五二
史陶丁格爾(Franz Staudinger)	一五三—一五九
高夫曼(Her Heinrich Kaufmann)	一六〇—一六一
考茨基(Karl Kautsky)	一六一—一六九

意國

Italy

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	一七〇—一七四
路沙蒂(Luigi Luzzatti)	一七五—一七八
伍倫保(Leone Vollemborg)	一七九—一八二

俄國

Russia

盧格林(Lughinin)	一八三—一八四
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	一八五—一八九
伊里奇(Vladimir Ulianof Ilych)	一九〇—一九七

比國

Belgium

托托米安樂 (Valen Toomianz) 一九八一—二〇二

安塞耳 (Edo iard Ansele)

..... 二〇三一—二〇五

丹麥

Danmark

格龍維 (Nikolaj Frederik Saverin Grundvie)

..... 二〇六一—二〇七

瑞士

Switzerland

白斯泰洛齊 (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 二〇八一—二〇九

美國

U. S. A.

考白克 (John G. Kauback)

..... 二〇〇一—二〇一

桑尼生 (Albert Sonnichsen)

..... 二〇一一—二〇三

日本

Japan

二宮尊德 (Ninomiya Songtoku)

..... 二〇四—二〇五

品川彌二郎 (Shitagawa)

..... 二〇六—二〇七

平田東助 (Hirata Toasuke)

..... 二〇七—二〇九

福田德三 (Fukuta Tokuzo)

..... 二〇一—二〇四

中國

China

孫中山 (Yat-sen Sun)

..... 二〇五—二〇七

薛仙舟 (Sien-chiu Hsieh)

..... 二〇八—二〇九

覃壽公 (Shaw-kon Tarn)

..... 二一〇—二一四

湯蒼園 (Tsang-yuan Tan)

..... 二一四—二一五

合作名人像傳

英國

布羅克波愛

布羅克波愛 (P.C. Pochoboy)，原籍荷蘭，後來流落在英國，就在英國住家，他在一六五九年用筆名 Peter Cornelius Van Zuricke 刊行一本題名甚長的宣傳小冊：「論貧民，如何集合相當數目的有能力的人，成立一個小的經濟會社，或者一個小的共和國的方法，去取得幸福。在這一種組織中，每個人都保有他的財產所有權，並且無須借重外力的壓迫而自願從事一種最與本人能力相適合的勞動，使自身不僅可以從怠惰者和壞人之下解放出來，並且可以從那些設法用他來養活自己的人們之下解放出來。」又附印請大家同來組織這種會社或這種小共和國的緣起。

布羅克波愛所幻想着的經濟結社，是一種被私有財產維持而又無人剝削人現象存在的結社。組成人類社會的四種重要份子：農人、職工、海員以及技術與科學人員，大家結合起來，成為家庭，成為小的經濟集團。大家相互保證交給會社一切土地、金錢、交通工具等，每一社員所繳納的一切，均不計息。個人財產所有權則為大家所尊重，對於承繼權也是一樣。社員可以要求退社，退社的時候，他們以前交

給會社的一切，都可退還。

在開始組社時，最好由社員籌款建造兩座房屋，這兩座房屋，一在倫敦的城裏，可以住二三十家人，同時可以在這裏面開設各種商店；另外一座則在鄉下，規模較大，而且造法也不相同，這座房子一面是生產事業的中心，一方面又是社員的住宅。

會社的負責人與雇員，每年由全體社員選舉。社員為共同生產做六小時工作；但是雇用的工人却須每日做工十二小時；每個雇員與工人都都可以隨時請求入社，為會社的組成員。優良的工人為社選拔任為工目。

每年在一定的時期，把住在城市的社員移到鄉村，以求發展他們的技術知識，並且使大家都能享受到鄉村生活的利益。

根據布羅克波愛的意見，實行這種計劃究竟會收到什麼效果呢？第一、是農業和工業在這種集體的經濟裏，可以發生一種有機的連繫。近年來合作界的領袖人物之有與這相同的思想，我們都可以說這是布羅克波愛的思想的重現。

第二、人們在這種集體的經濟裏，可以獲得廉價的商品，因為這裏的物品的供給，是採取由這種經濟組織的社員共同大批經營的。

第三、在這裏勞動可以感覺到很多方便，而且生產的條件尤其特別有利。

會社並不怕私人商業的競爭，因為這種合作組織，在大規模的經營方式下，可以使生產費用較之私人企業的為低；因而可以製造更廉價的貨品。

每六個月或者十二個月結算一次，所得盈餘即以之分配給社員，使社員有錢參加慈善事業並餽贈親友。

外界的事業家——布羅克波愛語——日夜不絕地爲恐懼與希望所煎熬，然而在會社中的人每日都是泰然自若，安心做他們的工。

「當外界的工業家壓迫他們的工人，強令他們的工人過度工作，而又減低他們的工資的時候，在我們的會社裏的情形却與之相反；企業家的利潤，在這裏是被用在工人身上，使工人得到休息的機會」。是則這實在是一種完全的合作社，目的在滿足社員的需要。生產和消費都是在合作制度下去完成的。

柏恩斯坦 Ed. Bernstein 把這組織看成一個「限制財產所有權的共產主義的經濟結社」。

布羅克波愛這種見解的基礎，是建立在基督主義倫理的義之上的。

在新荷蘭 (Nouvelle Hollande)，布羅克波愛且曾經和幾個友人組織過這樣的一種新村，但是在十六、四年的時候，由美國政府命令解散了。

貝勒斯

貝勒斯 (John Bates 1634—1725) 是英國人，他的父親是一個大地主，本人為教友派之教徒（這種教派為一六五〇年意大利人 Cere Fox 所創之宗派，稱為 Society of Friends，教外人則譏之為 Quakerism），因此他的思想受該教的影响很大，漢斯穆勒會寫過一篇名叫「教友派的精神與合作思想」(Die Geburt des Genossenschaftsidee Aus Dem Geiste Des Quakerismus)，由這篇論文中可以看出貝勒斯思想的淵源。一六九五年貝勒斯曾印行過一本小冊，題名叫做：「創立各種有用實業及農業結社之建議」，以說明其理想中的社會制度。

貝勒斯的理想社會制度是建立在「勞動合作新村」(Alliance of Industry) 之上的。這種新村至少應有社員三百人，多可以增加到三百人，這是一個包括社員整個生活的組織。這個結社的經濟生產量是會超過社員必需的產量之上的。和個人經濟相比，這個結社的利益非常多，可以節省販賣商店的一切開支，可以消除中間商人和無用工業的利潤，可以不再支付律師的訴訟費。此外還可以減少租稅，燈油，炊事，食物購買等等的不必要的開支。

合作的新村預備把農業和工業連繫起來，這是可以使勞動更為合理化，使土地的生產更集約（譬如收穫農作物不單是利用農業的勞動者，而且利用一部份的職工，使勞動力得到更好的利用）。生產的剩餘為新村所有，並以之擴充新村。盈餘每年結算一次，依照每一社員所供給的資本額為分配標準。社員工人以及工目與僱員，均不支給貨幣工資，僅是供給充分的生活資料，資本只有在向外借取時才有報酬。

由前面的敘述，可以看出貝勒斯對於勞動一原素的如何重視；在貝勒斯看來，組成一個國家真正財富的，不是金錢，而是勞動，貝勒並且名正言順地對金錢表示他的反感：「在我們今日不知有多少農人和職工一籌莫展，坐以待斃，然而這些農人，並不是因為收成不好，這些職工，並不是因為製造的貨物不多。假如作標準的是金錢，而不是勞動，則農人的收穫雖較往年少了一半，還要支付同一數目的地租。職工的地位，在這一方面，也沒有什麼不同，因為給錢向他買貨的，不是對他的貨有需要的人，而是有錢用來作支付工具的人；因此職工每每被迫不把貨物賣給那願以勞動支付他的貨價的人，反把貨物賣予給他買價之半的有現錢的人」。

貝勒斯的新村是一個理想的社會制度，在他的新村內無論男女均須有勞動的技能，新村規定凡男子在二十四歲以下及女子在二十歲以下均為學習時期，不許結婚，學習之後按各人能力分配工作，工作的剩餘不予分配，而以之建立公共食堂及各種設備。

貝勒斯的新村就大體上來講，是一個合作的新社會，漢斯穆勒說：「這種形式在貝勒斯的理想中，具有生產及消費兩種合作組織的特徵。……是一個最新的合作社的組織，他在那產業會社中所建議和描寫的社會，是相互連鎖的，包括整個生活的，有秩序的合作社，也就是一個小的自給的世界，一個世界的縮影」，不過侯哲荃氏在其所著世界合作思想十講中，批評貝勒斯的理想新村或社會沒有注意到自己負責自己管理的制度，並且他為實現他的計劃主張向富有者募捐，以及用宗教中的上帝來強調勞動的價值，這都不是合作所應行採取的正當方法，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貝勒斯的理想所受教友派的影響；且在貝斯所有言論中均未採用合作這個名詞，侯哲荃氏謂其非為合作先驅者而為合作先覺者是很有理由的。

羅伯·歐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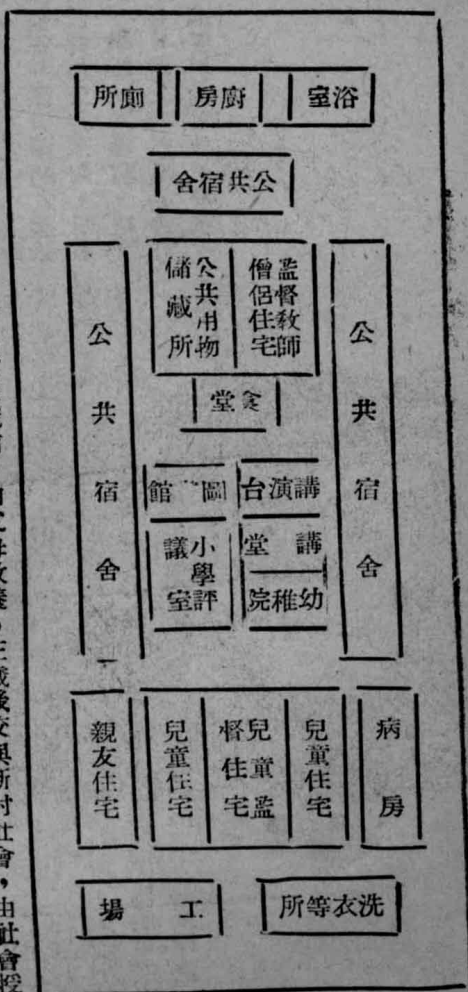
羅伯·歐文 (Robert Owen 1771-1858) 除被人稱爲是一個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外，實在還是消費合作，生產合作，甚至信用合作之先驅，有人又稱他是英國合作之父。一七七一年五月十四日他生於英國北部威爾斯的一個小都市叫做新城，小學畢業後到倫敦去做一個商店的夥計，後又移住在曼徹斯特，偶見當時紡紗業勃興，他於一七八九年與一友人共同購置了克侖布吞紡紗機，開始經營紡紗業。在這種事業上他得了很大的成功，自後他就順流急進，一八〇〇年歐文還不滿三十歲，就成了當時英國聲望最高的新拉那克紗廠的總經理，獲得巨萬的財富，當時英國正因拿破崙戰爭而起商業恐慌，失業與貧困者續出，勞動者的生活一般都異常悲慘。歐文對於這事發生很深刻的同情，就在他經理的紗廠中替勞動者建設住宅，俱樂部，小園地，食堂，貯蓄金庫等，他想以此實現「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因爲當時的英國思想界是被邊沁的功利主義所支配着，歐文也是在影響之下的。他的這種社會設備，得到很大的成功，被稱爲新拉那克之父的歐文了。此外，他還促成勞動時間之十小時限制，以及禁止十歲以下兒童勞動等工廠法底制定運動。但由於當時社會之一般的原因而生的勞動者之貧窮化，到底不能因這種局部的設施便得到救濟。歐文在實踐中已感覺到此點，據說他的思想從一八一七年頃便轉換而爲社會主義。他以爲人性本來是善的，其所以表現爲惡者，是因爲受了社會環境，尤其是經濟環境的影響，所以非把經濟從新改善不可，這就是他的人生觀。但是，是什麼造成惡的經濟環境呢？歐文以爲那是因有利潤與貨幣制度。他相信物之正常的價格應是生產費，從中抽取佣錢，便是罪惡。他以爲利潤是因爲把物品在生產費以上出賣而發生的。爲追求這種利潤而實行過剩生產，才引起經濟恐慌。而且貨幣介入於這種關係後

，因為他是基源。貴金屬的價值，在交換中，更擾亂了物的真價值，所以廢止貨幣制度，把生產與消費直接合起來，是最必要的，這就是歐文的經濟觀。基於這兩種主張，構成他的理想社會。他為實現其理想，建設了有名的「新哈爾孟拉平等村」(New Harmony Community of Equality)。這種理想村，就是他一八二一年發表在「經濟者」週刊上的合作理想之「平行四邊形新村」計劃底實施，在那計劃中，把一國的土地分為若干一千英畝，每一千英畝成爲一個區域，他以為應開始先爲失業者創設「聯合的與合作的」底鄉村。這個鄉村是以一千英畝——每一英畝合中國六畝半強——至一千五百英畝的土地爲一村，每村住居五百人至一千五百或二千的人民(但大多是一千五百人)，這些人從事農業和製造業好像一家人一樣，人人熙熙攘攘，互相敬愛，不事紛爭。每個社員從事相等的工作，同受相等盈餘的分配，而且他們都住在一種方形的大建築物中，在這個大建築物中，又建築四座正方形的房屋，居於每團體中央，爲全體社員的公共宿舍，四座房屋的裏面，又建築三座房屋，內中含有公共物儲藏所，食堂，圖書館，讀書室，學校，幼稚園，和講演台等，優美的花園和遊戲場，是在這三座正方形建築物的中間，但不必也是方形。而公共廚房，洗衣所，工廠，農場建築物及運動場等等，則建在四座正方形房屋之外的空地上，茲爲便利說明計，依照歐文的計劃繪一略圖如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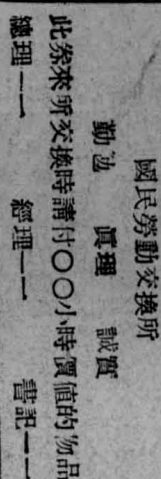
此中每個家庭，分居華宅，當孩童三歲前，由父母教養，三歲後交與新村社會，由社會授以教育。此後在進餐時間，在其他適當時間，允許父母會見。

在這個新村中，有形形色色的職業，主要的具農業，補助以製造業。最新和最佳的機器，應澈底的應用。除兒童外，一切人都被迫而從事有用的工作，又每個新村的監督，都是以一個有資格的專家担任。

這些新村，可由個人，牧師區，州縣或國家建立，他們都是自治的，獨立的經濟單位，含有城市與鄉村的優點，技術的效率，經濟的生活，教會，和公平的分配，這些現象，都比歐文當時的工業社會優良，然而，所謂獨立的單位，不是孤離的，而是「與鎮相同，數目可以增加，將他們用大聯合的方法聯



合起來，其中可以包括了十個，百個，千個的組織，由之逐漸擴大而成全世界的大聯合。」到了那個時候，貧窮和榨取的現象，沒有人知道了，一切都抱着友愛的和合作的精神去工作。因此，他於一八二五年買到北美印地安那的一個村落名哈爾孟納，面積約三萬英畝，歐文率領多數同志，到那裏去殖民，而後，爲想造成平等和平的理想社會，投入約四十萬元（那是歐文本人全部財產的五分之四），但終歸失敗，於一八二八年解散，次年回返英國。這時歐文一方鑒於一八三〇年英國購買協社之盛行，又加得了哈爾孟拉村實驗的啓示，到一八三三年又在倫敦葛蘭茵路（Grays Inn Road）創設「國民公平勞動交換所」（National Equitable Labour Exchange），在交換所中發行勞動券（Labour note），用以交換勞動者自己的生產物。這種勞動券，計有好多種，一時在倫敦流通很廣。在這勞動券上面，記着勞動量即寫着一小時兩小時等文字，並有一行小字寫着「此券來所交換時，請付若干小時價值的物品」，下署經理歐文，經理某某，和書記某某的名字，現將該勞動券的式樣，繪圖如下：



這裏，我們又可說歐文是信用合作的始祖了，因爲

他是提倡這以勞動券來交易的信用制度。歐文相信這個制度是減輕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期英國所流行的惡劣境況的一種手段。所以他爲這個制度的實現，曾作積極的努力與奮鬥。歐文以爲社會的惡害在於生產與消費的不

均衡，而那種不均衡，就是因爲以交換之媒介的貨幣作爲價值之標準，所以必須廢止貨幣制度，代之以新的媒介物；又富是勞動所產，勞動量普通是用所費的時間計算，所以他設計以勞動券作爲新交換媒介物，用它表示勞動時間。他以為如果一切交換，都以勞動券行之，那便排除了中間商人的利潤，他以為利潤是一切罪惡的淵源，要建設一個新社會，非排除利潤不可，排除利潤是與正義觀念極爲相合的，所

以他在勞動券上揭示着勤勞與正直（即真理與誠實）兩大標語。他認為買賣一件物品，必定要照它底淨值，利潤是一件物品底淨值以外的剩餘。這是他主張以勞動底鐘點來估定物品價值，廢除貨幣，以勞動券做交易媒介底原由。一個人可以把他生產的物品，拿到勞動交換所，按照生產那物品的勞動量，換得相等的勞動券。譬如說：一個鞋匠費了四個鐘頭做好了一雙鞋子，他可以將這雙鞋子拿到勞動交換所裏去，換得一張四個鐘頭的勞動券——每個鐘頭照六便士計算。他拿了這張勞動券，在無論什麼時候，可以換一件勞動鐘點相等的物品。這個勞動交換所起初很為發達，並在別處設立了好幾個支所；但這個勞動交換所，僅存一年就倒閉了。它倒閉失敗的原因，簡單言之，有下面幾個：

（一）交換所仍以金錢（貨幣）估量物價，如每個鐘頭的勞動值六便士，與歐文以勞動量為估量物價的標準之主張，極不相合。

（二）有許多商人，從中投機，他們將賣不去的物品，拿到交換所裏去換值高而定價低廉的物品；結果，交換所裏有價值的物品被換一空，只剩下許多無人要的物品。

（三）有的人將勞動券（歐文始創以代金錢的）買進賣出，從中得利；有三百個倫敦商人，收買了許多勞動券，將交換所裏有價值的物品，都換去了。

（四）這個交換所，對於工人並無一點利益；因為他們都是為他人做工，自己並沒有好多物品可以拿到交換所裏去。許多商人，却從中攫得厚利。不過，他的勞動交換所雖已倒閉，可是他那種把生產與消費者直接結合以排除中間利潤的合作思想，總算是一度付諸實現過。歐文創設這個勞動交換所，固然是在實現他的一部份合作思想，但主要的是鑒於當時的許多合作社中，或則設立共同的麵包烤製所，或則一方實行共同購買，一方經營皮鞋、洋服的製造，以救濟社員中的失業者。他覺得這些正是他所倡導的共同生產社會之前驅，他曾為此在倫敦創設一個合作協會，以作為當時這些合作社的中央機關並指導各社的生產事宜，不料因為他所指導的合作社的重心，是在生產方面，遂使各社遇到很大的困難，即社中所生產的物品，社員消費剩餘時便須販賣，販賣剩餘的物品太多，乃難於處分，歐文才設立這個勞

動交換所來處理並交換這些社中之生產物的。可惜未獲成功就告失敗，且使數百合作社也因此而衰落，而大多數還是解散了。歐文自一八三三年勞動交換所失敗後，仍能不屈不撓，在一八三九年，他還在海母仙的鐵少萊地方，組織了最後一個皇后林合作共產社，買了許多田地，從事農業生產，有開辦費九千鎊，是勞動者自己的資金，也以實現歐文的理想為目標。歐文曾自己担任該社底監督，但到一八四五年，該社竟虧了一萬四千鎊，一敗塗地，不可收拾。這個皇后林合作共產社失敗的原因，據約翰華慈說：「一、浪費了許多錢，買極不好的田地；二、房屋底構造太講究，以致費錢太多；三、墾田而無切實的農業智識。」但列梅菴則說：「一、村人缺乏主義的認識；二、沒有農業智識；三、土地選擇不精。三者之中，尤其以第一種關係最為重要。」自皇后林合作社失敗後，歐文還活在世上有十三年之久，在這期中，他曾著書並到各處講演，宣傳他的理想。到一八五八年，他以八十歲的高壽死在他出生的新城。他的著作是累用「合作」這個字，來表明其強調着社會共同的組織與共同的經濟。他一生的重要著作有：社會新論或人性構成之原理（一八二二年），新道德世界（一八二〇年），新宗教（一八三〇年），人心革命（一八五〇年）等，他的思想給與參加羅虛戴爾消費合作社諸門人底影響是很大的。

湯沛生

湯沛生 (William T. O'Connell 1785-1833) 是歐文主義者中，一個最著名的英國經濟學者。他在七八五年生於愛爾蘭的科克州，卒於一八三三年，行年四十九歲。他是一個富有的地主，自己也承認是「靠所謂地租生活，即靠別人勞動底產物爲生」的。不過他的生活非常簡單，終生抱獨身主義，不食肉，不吸煙，不喝酒。他曾在杜勃林大學、牛津大學、和倫敦大學裏受過有系統的和全面的高等教育，當他在倫敦大學讀書時，就已傾心於邊沁的學說，並與穆爾父子交遊，頗受影響。到一八二三年他認識了歐文和歐文的主義之後，發生了非常的信仰，便把邊沁底功利主義哲學與歐文底社會主義結合起來。他與歐文共同從事合作運動，英國第二次合作大會在 一八三一年於伯明罕舉行時，他和歐文同爲該次會議的主席。他爲了表揚對於合作信仰的深切，在臨終時，他立有遺囑將他的一塊地產捐助出來，作爲辦理合作新村的基地。

他的著作，能够表現他的思想和基本理論的，計有：「適應人類幸福的財富分配原理之研究」(一八二四年刊行)，「勞工的報酬」或「如何使勞動者取得全部生產品」(一八二七年出版)，「基於互助合作之原理的共產村設立之實施原則」(一八三〇年刊行)。在這些著作中所表現的理論，可從二方面來敘說，一是他的方法和基本原則與社會觀，二是他的經濟思想與合作思想。

在他的方法和基本原則與社會觀方面：他研究經濟學所應用的方法，是比較接近李嘉圖的演繹法，也是所謂形而上的方法論。同時，他是以邊沁底功利主義哲學來做研究經濟學的基礎，他以這種哲學與方法，去尋求絕對的真理和經濟性質的絕對的、自然的、永久的法則。他認定，在理論上，這些真理和

法則是包括在功利主義中；在實踐上，就包含在歐文主義中。這兩者的連結圈，他認為便是古典派政治經濟學。

功利主義哲學的意義，照邊沁自己解說，原則是「鏈條底第一個圈環所黏附着的不動之點」。這個「不動之點」對於全部功利主義哲學便是利益底原則。什麼是利益？邊沁說：「利益是個抽象的概念。它表明某種事物防止任何禍患或創造任何幸福的本性或能力……」。什麼是「鏈條底第一個圈環」？邊沁繼續說：「自然迫使人類受制於快樂和苦痛底威權。我們所有的觀念都受牠們（指樂與苦）底支配；我們一切的判斷，生活中的一切決定，亦都得受它們底約制……這兩種永久和不可克服的感覺，不論對於道德家或立法家，都應當成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利益底原則使人人受制於這兩個推動機」。湯沛生的基本觀念，也與邊沁這些解說一樣，他也認為利益原則也是「不動之點」，而且這是一個永久不變的概念。同時，也與邊沁一樣，認為快樂和痛苦，是「利益底原則使人人受制」的「兩個推動機」。可是，他與邊沁也有不同的，邊沁的全部思想，始終是一個個人主義者和資本主義意志的宣揚者，而他則企圖以歐文主義的立場，不徹底地使個人主義「社會主義化」，並且企圖把他的功利主義哲學與形而上方法論，轉移去反對資本主義集團。他又利用了古典派政治經濟學底幫助，並且把這些經濟學理也轉過來，去反對它原來所擁護的那些人。他以歐文主義的觀點，從古典派政治經濟學中抓住了它底勞動的核心。

他本來與功利主義者對於財富這一概念底看法一樣，認為人們底行動受着利益原則底指揮，所以他們總竭力企求着成為利益之擴展形態的幸運。因之幸運便是實現了的利益。在經濟底領域內，實現利益的原則，就是創造物質的用品與財富。可是他因為基於勞動核心底堅持，對於財富的界說，是與功利主義者不盡相同，而是說：「沒有勞動，就沒有財富。土地、空氣、熱度、光線、電氣、人、馬——所有這一切，都不配稱為財富。它們可能成為欲望和幸福底對象，但是他們底變成財富，只有當它們被改造